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二十三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孔孟史志

第十三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



儒藏

目
錄

目
錄

孔子弟子資料類編二（卷二四至卷六五）

李冬梅 校點

郭齊 審稿

.....

一

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四

子路三

輯評類一

論語公冶長 子曰、道不行、乘桴浮於海、從我者、其由與、子路聞之喜、子曰、由也好勇過我、無所取材。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、子曰、不知也、又問、子曰、由也、千乘之國、可使治其賦也、不知其仁也。

又雍也 季康子問、仲由可使從政也與、子曰、由也果、於從政乎何有。

又子罕 子曰、衣敝緼袍、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、其由也與、不忤不求、何用不臧、子路終身誦之、子曰、是道也、何足以臧。

又先進 德行、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、言語、宰我、子貢、政事、冉有、季路、文學、子游、子夏。

閔子侍側、閭閻如也、子路、行行如也、冉有、子貢、侃

侃如也、子樂、若由也、不得其死然。

子曰、由之瑟、奚爲於丘之門、門人不敬子路、子曰、由也升堂矣、未入於室也。

柴也愚、參也魯、師也辟、由也喭。

子路問、聞斯行諸、子曰、有父兄在、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、冉有問、聞斯行諸、子曰、聞斯行之、公西華曰、由也問、聞斯行諸、子曰、有父兄在、求也問、聞斯行諸、子曰、聞斯行之、赤也惑、敢問、子曰、求也退、故進之、由也兼人、故退之。

季子然問、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、子曰、吾以子爲異之問、曾由與求之問、所謂大臣者、以道事君、不可則止、今由與求也、可謂具臣矣、曰、然則從之者與、子曰、弑父與君、亦不從也。

又顏淵 子曰、片言可以折獄者、其由也與、子路無宿諾。

又衛靈公 子曰、由、知德者鮮矣。



墨子非儒下 孔某窮於蔡陳之間、藜羹不糗十日、子路爲享豚、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、號人衣以酤酒、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、哀公迎孔子、席不端弗坐、割不正弗食、子路進、請曰、何其與陳蔡反也、孔某曰、來、吾語女、曩與女爲苟生、今與女爲苟義、夫飢約則不辭、妄取以活身、贏飽則僞行以自飾、汙邪詐僞、孰大於此。

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、曰、夫舜見瞽叟、孰然、此時天下圾乎、周公旦非其人也邪、何爲舍汙家室而託寓也、孔某所行、心術所至也、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、子貢、季路輔孔、惺亂乎衛、陽貨亂乎齊、佛肸以中牟叛、秦雕刑殘、莫大焉、夫爲弟子後生、其師必脩其言、法其行、力不足、知弗及而後已、今孔某之行如此、儒士則可以疑矣。

孟子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、夫子當路於齊、管仲、晏子之功、可復許乎、孟子曰、子誠齊人也、知管

仲、晏子而已矣、或問乎曾西曰、吾子與子路孰賢、曾西蹙然曰、吾先子之所畏也、曰、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、曾西艷然不悅、曰、爾何曾比予於管仲、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、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、功烈如彼其卑也、爾何曾比予於是、曰、管仲、曾西之所不爲也、而子爲我願之乎。

孟子曰、子路、人告之以有過、則喜、禹聞善言、則拜、大舜有大焉、善與人同、捨己從人、樂取於人以爲善、自耕稼、陶、漁、以至爲帝、無非取於人者、取諸人以爲善、是與人爲善者也、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。

荀子大略 晉人欲伐衛、畏子路、不敢過蒲。

人之於文學也、猶玉之於琢磨也、詩曰、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、謂學問也、和之璧、井里之厥也、玉人琢之、爲天子寶、子贛、季路、故鄙人也、被文學、服禮義、爲天下列士。



儒藏

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季孫相魯、子路爲郈令。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、當此之爲、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、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。孔子聞之、使子貢往覆其飯、擊毀其器、曰、魯君有民、子奚爲乃餐之。子路怫然怒、攘肱而入、請曰、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。所學於夫子者、仁義也。仁義者、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。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、其不可何也。孔子曰、由之野也。吾以女知之、女徒未及也。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。女之餐之、爲愛之也。夫禮、天子愛天下、諸侯愛境內、大夫愛官職、士愛其家、過其所愛曰侵。今魯君有民、而子擅愛之、是子侵也、不亦誣乎。言未卒、而季孫使者至、讓曰、肥也起民而使之、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餐之、將奪肥之民耶。孔子駕而去魯。以孔子之賢、而季孫非魯君也、以人臣之資、假人主之術、蚤禁於未形、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、況人主乎。

呂氏春秋審己 凡物之然也、必有故。而不知其故、雖當與不知同。其卒必困。先王名士達師之所、以過俗者、以其知也。水出於山而走於海、水非惡山而欲海也、高下使之然也。稼生於野而藏於倉、稼非有欲也、人皆以之也。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。晏嬰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、廉隅不正、則季次、原憲侍。氣鬱而疾、志意不通、則仲由、卜商侍。德不盛、行不厚、則顏回、騫雍侍。賈誼新書容經 子路見孔子之背、磬折舉哀曰、唯由也見。孔子聞之曰、由也、何以遺亡也。故過猶不及、有餘猶不足也。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、吾子之所及、請問其行也。子貢對曰、略不畏彊禦、不侮矜寡、其言曰性、都其富哉、任其戎、是仲由之行也。夫子未知以文也。詩云、受小共大共、爲下國恂蒙。何天之寵、傳奏其勇。夫強乎武哉、文不勝其實。

韓詩外傳卷六 子路治蒲三年、孔子過之、入境而善之、曰、善哉、由恭敬以信矣。人邑曰、善哉、由忠信以寬矣。至庭、曰、善哉、由明察以斷矣。子貢執轡而問曰、夫子未見由、而三稱善、可得聞乎。孔子曰、入其境、田疇草萊甚辟、此恭敬以信、故民盡力。入其邑、墉屋甚尊、樹木甚茂、此忠信以寬、其民不偷。入其庭、甚閒、此明察以斷、故民不擾也。詩曰、夙興夜寐、灑掃庭內。

又卷八 魯哀公問冉有曰、凡人之質而已、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。冉有對曰、臣聞之、雖有良玉、不刻鏤則不成器。雖有美質、不學則不成君子。曰、何以知其然也。夫子路、卞之野人也。子貢、衛之賈人也。皆學問於孔子、遂爲天下顯士。諸侯聞之、莫不尊敬。卿大夫聞之、莫不親愛。學之故也。

又卷九 子路曰、人善我、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、我不善之。子貢曰、人善我、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、我則

引之進退而已耳。顏回曰、人善我、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、我亦善之。三子所持各異、問於夫子。夫子曰、由之所持、蠻貊之言也。賜之所言、朋友之言也。回之所言、親屬之言也。詩曰、人之無良、我以爲兄。

又卷十 大夫有爭臣三人、雖無道、不失其家。季氏爲無道、僭天子、舞八佾、旅泰山、以雍徹。孔子曰、是可忍也、孰不可忍也。然不亡者、以冉有、季路爲宰臣也。故曰、有諤諤爭臣者、其國昌。有默默諛臣者、其國亡。詩曰、不明爾德、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、以無陪無卿。言文王咨嗟、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。

尚書大傳 孔子曰、文王得四臣、吾亦得四友。自吾得回也、門人加親。是非胥附耶。自吾得賜也、遠方之士日至。是非奔奏耶。自吾得師也、前有光、後有輝。是非先後耶。自吾得繇也、惡言不至門。是非禦侮耶。文王有四臣、以免虎口。丘亦有四友、以禦

侮。

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今夫儒者、不本其所以欲、而禁其所欲、不原其所以樂、而閉其所樂、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。夫牧民者、猶畜禽獸也、不塞其囿垣、使有野心、系絆其足、以禁其動、而欲脩生壽終、豈可得乎。夫顏回、季路、子夏、冉伯牛、孔子之通學也。然顏淵夭死、季路殖於衛、子夏失明、冉伯牛爲厲。此皆迫性拂情、而不得其和也。

又主術訓 攝權勢之柄、其於化民易矣。衛君役子路、權重也。景桓公臣管晏、位尊也。怯服勇而愚制智、其所託勢者勝也。

又繆稱訓 故子路以勇死、萇宏以智困、能以智知、而未能以智不知也。

又齊俗訓 子路澄溺而受牛謝、孔子曰、魯國必好救人於患。子贛贖人、而不受金於府、孔子曰、魯國不復贖人矣。子路受而勸德、子贛讓而止善。孔

子之明、以小知大、以近知遠、通於論者也。

又諡言訓 王子慶忌死於劍、羿死於桃棗、子路殖於衛、蘇秦死於口。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、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。

又人閒訓 人或問孔子曰、顏回何如人也。曰、仁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子貢何如人也。曰、辯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子路何如人也。曰、勇人也。丘弗如也。賓曰、三人皆賢夫子、而爲夫子役、何也。孔子曰、丘能仁且忍、辯且訥、勇且怯、以三子之能、易丘一道、丘弗爲也。

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 是故治國之端、在正名、名之正、興五世、五傳之外、美惡乃形、可謂得其真矣、非子路之所能見。

史記孔子世家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、楚令尹子西曰、王之使使諸侯、有如子貢者乎。曰、無有。王之輔相、有如顏回者乎。曰、無有。王之將率、有如子路者乎。曰、無有。王之官尹、有如宰予者



乎曰無有。且楚之祖封於周、號爲子男五十里。今孔丘述三五之法、明周召之業、王若用之、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。夫文王在豐、武王在鎬、百里之君、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據土壤、賢弟子爲佐、非楚之福也。昭王乃止。

又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、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、皆異能之士也。德行、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政事、冉有、季路。言語、宰我。子貢。文學、子游、子夏。師也辟、參也魯、柴也愚、由也喭、回也屢空。

季康子問孔子曰、冉求仁乎。曰、千室之邑、百乘之家、求也可使治其賦。仁則吾不知也。復問、子路仁乎。孔子對曰、如求。求問曰、聞斯行諸。子曰、行之。子路問、聞斯行諸。子曰、有父兄在、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子華怪之、敢問問同而答異。孔子曰、求也退、故進之。由也兼人、故退之。

桓寬鹽鐵論非鞅 大夫曰、淑好之人、戚施之所

妬也。賢知之士、闔茸之所惡也。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、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

又論儒 御史曰、論語、親於其身爲不善者、君子不人也。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。季氏爲無道、逐其君、奪其政、而冉求、仲由臣焉。禮、男女不授受、不交爵。孔子適衛、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。子路不說。子瑕、佞臣也。夫子因之、非正也。男女不交、孔子見南子、非禮也。

又褒賢 大夫曰、文學高行、矯然若不可卷。盛節絜言、皦然若不可涅。然戍卒陳勝釋輓輅、首爲叛逆、自立張楚、素非有回、由處士之行、宰相列臣之位也。

又殊路 大夫曰、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、有名列於孔子之門、皆諸侯卿相之才、可南面者數人。云政事者冉有、季路。言語宰我、子貢。宰我秉事、有寵於齊、田常作難、道不行、身死庭中、簡公殺於檀臺。



子路仕衛、孔悝作亂、不能救君出亡、身殖於衛。子貢、子臯遁逃、不能死其難。食人之重祿、不能更處人尊官、不能存、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。同門共業、自以爲知古今之義、明君臣之禮、或死或亡、二子殊路、何道之悖也。

文學曰、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、故身死。魯莊知季友之賢、授之政、晚而國亂、衛君近佞、遠賢、子路居蒲、孔悝爲政、簡公不聽、宰我而漏其謀。是以二君身被放殺、而禍及忠臣。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、故可以死、可以生、去止其義一也。

大夫曰、至美素璞、物莫能飾也。至賢保眞、僞文莫能增也。故金玉不琢、美珠不畫。今仲由、冉求無檀栢之材、隋和之璞、而強文之。譬若彫朽木而礪鋤刀、飾嫫母畫土人也。被以五色、斐然成章、及遭行潦流波、則沮矣。

大夫曰、性有剛柔、形有好惡、聖人能因而不能改。

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、而不能革其心。故子路解長劍、去危冠、屈節於夫子之門、然攝齊師友、行行爾、鄙心猶存。宰予晝寢、欲損三年之喪。孔子曰、糞土之牆、不可朽也。若由、不得其死然。故內無其質、而外學其文、雖有賢師良友、若畫脂鏤冰、費日損功。故良師不能飾戚施、香澤不能化嫫母也。

又訟賢 大夫曰、剛者折、柔者卷。故季由以強梁死、宰我以柔弱殺。使二子不學、未必不得其死。何者、矜己而伐能、小知而巨牧、欲人之從己、不能以己從人、莫視而自見、莫賈而自貴、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殖醢也。未見其爲宗廟器、觀其爲世戮也。當此之時、東流亦安之乎。

文學曰、騏驥之輓鹽車、垂頭於太行之坂、屠者持刀而睨之。太公之窮困、負販於朝歌也、蓬頭相聚而笑之。當此之時、非無遠勗駿才也、非文王、伯樂莫知之賈也。子路、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、而遇狂

屠故君子傷之。若由不得其死然。天其祝予矣。孔父累華督之難。不可謂不義。仇牧涉宋萬之禍。不可謂不賢也。

劉向說苑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、將使執政、而封以書社七百。子西謂楚王曰、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。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。長管五官有子貢者乎。昔文王處鄴、武王處鎬、鄴鎬之間、百乘之地、伐上殺主、立爲天子、世皆曰聖王。今以孔子之賢、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、而三子佐之、非楚之利也。楚王遂止。

又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、顏淵之爲人也、何若。曰、回之信、賢於丘也。曰、子貢之爲人也、何若。曰、賜之敏、賢於丘也。曰、子路之爲人也、何若。曰、由之勇、賢於丘也。曰、子張之爲人也、何若。曰、師之莊、賢於丘也。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、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。曰、坐、吾語汝。回能信而不能反、賜能敏而不能屈、由

能勇而不能怯、師能莊而不能同。兼此四子者、丘不爲也。夫所謂至聖之士、必見進退之利、屈伸之用者也。

尸子勸學 是故子路卞之野人、子貢衛之賈人、顏涿聚盜也、顓孫師駟也、孔子教之、皆爲顯士。

又卷下 仲尼志意不立、子路侍、儀服不修、公西華侍、禮不習、子游侍、辭不辨、宰我侍、亡忽古今、顏回侍、節小物、冉伯牛侍、曰、吾以夫六子自勵也。

焦延壽易林漸之第五十三 恒。良夫孔姬、負悝登臺。樂季不扶、衛輒走逃。

又損之第四十一 恒。良夫伯姬、負悝登臺。昆季不扶、衛輒走逃。

王充論衡率性篇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、皆任卿相之用、被服聖教、文才雕琢、知能十倍、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。未入孔子之門時、閭巷常庸無奇。其尤甚不率者、唯子路也。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。



未入孔門時、戴雞佩豚、勇猛無禮。聞誦讀之聲、搖雞奮豚、揚脣吻之音、聒賢聖之耳、惡至甚矣。孔子引而教之、漸漬磨礪、闡導牖進、猛氣消損、驕節屈折、卒能政事、序在四科。斯蓋變性、使惡爲善之明效也。

又偶會篇 顏淵死、子曰、天喪予。子路死、子曰、天祝予。孔子自傷之辭、非實然之道也。孔子命不王、二子壽不長也。不王、不長、所稟不同、度數並放、適相應也。

推此以論、仕宦進退遷徙、可復見也。時適當退、君用讒口、時適當起、賢人薦己。故仕且得官也、君子輔善、且失位也、小人毀奇。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、孔子稱命。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、孟子言天道未當行、與讒相遇。天未與己、惡人用口。故孔子稱命、不怨公伯寮。孟子言天、不尤臧倉、誠知時命當自然也。

又書虛篇 夫衛蒧子路、而漢烹彭越。子胥勇猛、不過子路、彭越、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、以烹湯菹汁、瀋澹旁人。

又感虛篇 孔子疾病、子路請禱。孔子曰、有諸。子路曰、有之。誅曰、禱爾于上下神祇。孔子曰、丘之禱久矣。聖人脩身正行、素禱之日久、天地鬼神知其無罪、故曰禱久矣。易曰、大人與天地合其德、與日月合其明、與四時合其敘、與鬼神合其吉凶。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。即須禱以得福、是不同也。湯與孔子俱聖人也、皆素禱之日久。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、湯何能以禱得雨。

又禍虛篇 顏淵早夭、子路菹醢。早死、菹醢、極禍也。以喪明言之、顏淵、子路有百罪也。

又藝增篇 子路使子羔爲郈宰、孔子以爲不可、未學、無所知也。

又問孔篇 問曰、孔子所以教者、禮讓也。子路爲

國以禮、其言不讓、孔子非之。使子貢實愈淵、孔子問之、猶曰不如。使實不及、亦曰不如。非失對欺師、禮讓之言、宜謙卑也。

孔子見南子、子路不悅。子曰、予所鄙者、天厭之。天厭之。南子、衛靈公夫人也。聘孔子、子路不說、謂孔子淫亂也。孔子解之曰、我所爲鄙陋者、天厭殺我。至誠自誓、不負子路也。問曰、孔子自解、安能解乎。使世人有鄙陋之行、天曾厭殺之、可引以誓。子路聞之、可信以解。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。曰、天厭之。子路肯信之乎。行事、雷擊殺人、水火燒溺人、牆屋壓填人。如曰雷擊殺我、水火燒溺我、牆屋壓填我、子路頗信之。今引未曾有之禍、以自誓於子路、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。行事、適有卧厭不悟者、謂此爲天所厭邪。案諸卧厭不悟者、未皆爲鄙陋也。子路人道雖淺、猶知事之實。事非實、孔子以誓、子路必不解矣。孔子稱曰、死生有命、富貴在天。若此

者、人之死生、自有長短、不在操行善惡也。成事、顏淵蚤死、孔子謂之短命。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、必有邪行也。子路人道雖淺、聞孔子之言、知死生之實。孔子誓以予所鄙者、天厭之、獨不爲子路言。夫子惟命未當死、天安得厭殺之乎。若此、誓子路以天厭之、終不見信。不見信、則孔子自解、終不解也。尚書曰、毋若丹朱敖、惟慢游是好。謂帝舜勅禹、毋子不肖子也。重天命、恐禹私其子、故引丹朱以勅戒之。禹曰、予娶、若時辛壬癸甲、開呱呱而泣、予弗子。陳己行事、以往推來、以見卜隱效己、不敢私不肖子也。不曰天厭之者、知俗人誓、好引天也。孔子爲子路行所疑、不引行事、效己不鄙、而云天厭之、是與俗人解嫌、引天祝詛、何以異乎。

實不欲往、志動發言、是僞言也。君子於言、無所苟矣。如知其陋、苟欲自遂、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、子曰、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、有



社稷焉。有民人焉。何必讀書。然後爲學。子曰。是故惡夫佞者。子路知其不可。苟欲自遂。孔子惡之。比夫佞者。孔子亦知其不可。苟應或人。孔子。子路。皆以佞也。

佛肸召。子欲往。子路不說。曰。昔者。由也聞諸夫子。曰。親於其身爲不善者。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。子之往也。如之何。子曰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。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。涅而不淄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也。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。以非孔子也。往前孔子出此言。欲令弟子法而行之。子路引之以諫。孔子曉之。不曰前言戲。若非而不可行。而曰有是言者。審有當行之也。不曰堅乎。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。涅而不淄。孔子言此言者。能解子路難乎。親於其身爲不善者。君子不入也。解之宜曰。佛肸未爲不善。尚猶可入。而曰堅。磨而不磷。白。涅而不淄。如孔子之言。有堅白之行者。可以入之。君子之

行。軟而易汙邪。何以獨不入也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。曾子不入勝母之間。避惡去汙。不以義耻辱名也。盜泉。勝母有空名。而孔。曾耻之。佛肸有惡實。而子欲往。不飲盜泉是。則欲對佛肸非矣。不義而富且貴。於我如浮雲。枉道食簞畔之祿。所謂浮雲者。非也。或曰。權時欲行道也。即權時行道。子路難之。當云行道。不當言食。有權時以行道。無權時以求食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自比以匏瓜者。言人當仕而食祿。我非匏瓜。繫而不食。非子路也。孔子之言。不解子路之難。子路難孔子。豈孔子不當仕也哉。當擇善國而入之也。孔子自比匏瓜。孔子欲安食也。且孔子之言。何其鄙也。何彼仕爲食哉。君子不宜言也。匏瓜繫而不食。亦繫而不仕等也。距子路可云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繫而不仕也。今吾繫而不食。孔子之仕。不爲行道。徒求食也。人之仕也。主貪祿也。禮義之言。爲行道也。猶人之娶也。主

爲欲也。禮義之言爲供親也。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。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。不假義理之名。是則俗人非君子也。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。閔道不行。失孔子情矣。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召子欲往。子路曰。末如也已。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子曰。夫召我者而豈徒哉。如用我。吾其爲東周乎。爲東周。欲行道也。公山佛肸俱畔者。行道於公山。求食於佛肸。孔子之言無定趨也。言無定趨。則行無常務矣。周流不用。豈獨有以乎。陽貨欲見之。不見。呼之仕。不仕。何其清也。公山佛肸召之。欲往。何其濁也。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。執季桓子。二人同惡。呼召禮等。獨對公山。不見陽虎。豈公山尚可。陽虎不可乎。子路難公山之召。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。未甚惡之狀也。

又刺孟篇 夫孟子之言。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。順操行者得正命。妄行苟爲得非正。是天命於操

行也。夫子不王。顏淵早夭。子夏失明。伯牛爲癘。四者行不順與。何以不受正命。比干剖。子胥烹。子路殖。天下極戮。非徒桎梏也。必以桎梏效非正命。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。

又量知篇 鄭子皮使尹何爲政。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孔子曰。賊夫人之子。皆以未學。不見大道也。

又明雩篇 孔子出。使子路齋雨具之時。魯未必雩祭也。

又治期篇 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。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。藥氣之愈病。猶教導之安民也。皆有命時。不可令勉力也。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孔子。孔子曰。道之將行也與。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。命也。由此言之。教之行廢。國之安危。皆在命時。非人力也。

又感類篇 子疾病。子路遣門人爲臣。病間。曰。久



矣哉、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孔子罪子路者也。己非人君。子路使門人爲臣。非天之心。而妄爲之。是欺天也。

又卜筮篇 子路問孔子曰、猪肩羊膊、可以得兆、藿葦蘘萆、可以得數、何必以蓍龜。孔子曰、不然、蓋取其名也。夫蓍之爲言耆也。龜之爲言舊也。明狐疑之事、當問耆舊也。由此言之、蓍不神、龜不靈、蓋取其名、未必有實也。無其實、則知其無神靈。無神靈、則知不問天地也。

又定賢篇 子貢讓而止善、子路受而觀德。夫讓廉也。受則貪也。貪有益、廉有損、推行之節、不得常清眇也。

或問於孔子曰、顏淵何人也。曰、仁人也。丘不如也。子貢何人也。曰、辯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子路何人也。曰、勇人也。丘弗如也。客曰、三子者皆賢於夫子、而爲夫子服役、何也。孔子曰、丘能仁且忍、辯且訕、勇且

怯。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、弗爲也。

又正說篇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孔子曰、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、有民人焉、有社稷焉、何必讀書、然後爲學。

牟融牟子 問曰、黃帝垂衣裳、製服飾。箕子陳洪範、貌爲五事首。孔子作孝經、服爲三德始。又曰、正其衣冠、尊其瞻視。原憲雖貧、不離華冠。子路遇難、不忘結纓。今沙門刺頭髮、被赤布、見人無跪起之禮、威儀無盤旋之容止、何其違貌服之制、乖搢紳之飾也。

牟子曰、若子之言、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。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、以此抑之耳。

武王居病、周公乞命。仲尼有疾、子路請禱。吾見聖人皆有疾矣、未覩其無病也。

孔子曰、賢者避世、仁孝常在。吾覽六藝、觀傳記、堯有殂落、舜有蒼梧之禹山、禹有會稽之陵、伯夷、叔

齊有首陽之墓、文王不及誅討而沒、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、周公有改葬之篇、仲尼有兩楹之夢、伯魚有先父之年、子路有蒞醢之語、伯牛有亡命之文、曾參有啓足之詞、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、苗而不秀之喻、皆著在經典、聖人之言也。

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、季路。

又刑法志 周道衰、法度墮、至齊桓公任用管仲、而國富民安。略齊桓既沒、晉文接之、亦先定其民、作被廬之法、總帥諸侯、迭爲盟主。然其禮已頗僭差、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、故不能充王制。二伯之後、寢以陵夷、至魯成公作丘甲、哀公用田賦、搜狩治兵大閱之事、皆失其正。春秋書而譏之、以存王道。於是師旅亟動、百姓罷敝、無伏節死難之誼。孔子傷焉、曰、以不教民戰、是謂棄之。故稱子路曰、由也、千乘之國、可使治其賦也。而子路亦曰、千乘之國、攝庫大國之間、加之以師旅、因之以饑饉、

由也爲之比及三年、可使有勇、且知方也。治其賦、兵教以禮誼之謂也。

又地理志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、男女亦亟聚會、聲色生焉、故俗稱鄭衛之音。周末有子路、夏育、民人慕之、故其俗剛武、上氣力。

又薛宣朱博傳 孔子曰、久矣哉、由之行詐也。

又孝昭上官皇后傳 桀、安略上書稱、子路喪姊、菴而不除、孔子非之。子路曰、由不幸寡兄弟、不忍除之。故曰觀過知仁。

又叙傳 有子曰固、弱冠而孤、作幽通之賦、以致命遂志。其辭曰、略溺招路以從己兮、謂孔氏猶未可。安惛惛而不脩兮、卒隕身辱世。旣游聖門而靡救兮、顧覆醢其何補。固行行其必兇兮、免盜亂爲賴道。形氣發於根柢兮、柯葉彙而靈茂。恐網罟之責景兮、慶未得其云已。

班固白虎通義社稷 論語曰、季路使子羔爲費